

译文经典

人文主义地理学

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Yi-Fu Tuan

〔美〕段义孚 著

宋秀葵 陈金凤 张盼盼 译

非
外
借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美)段义孚著;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4

(译文经典)

书名原文: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ISBN 978-7-5327-8291-8

I. ①人… II. ①段…②宋…③陈…④张… III. ①人文地理学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43588 号

Yi-Fu Tuan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copyright © 2019 George F. Thompson Publishing, L. L. C., and Yi-Fu Tu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9-203 号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美]段义孚 著 宋秀葵 陈金凤 张盼盼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19,000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8291-8/I·5084

定价: 4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855633

致 谢

2010年12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同父异母的妹妹家，我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岁生日。参加生日聚会的有二十五个人，年龄跨越了三代，其中还有两位我之前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过的学生。我的外甥、外甥女以及科恩家的孩子们——十二岁的安德鲁、十岁的本杰明和五岁的阿比盖尔，为本次生日宴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三个孩子中年龄较大的两个声称我是他们的祖父。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的，因为他们用电话和长信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在此次生日聚会之前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之前我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切起因于一个叫约翰·佩里的老师，我多年的笔友。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过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并说服

我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让各地的孩子都能从中受益。事实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这样动笔的，这也是书里前几章与教育有关的原因。谢谢你，约翰。在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过婚的人，能成为别人的祖父简直是个奇迹！

我也要衷心感谢另一位老朋友——来自芝加哥的杰瑞德·什莱斯，感谢他大约三十年前初读本人《割裂的世界与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一书后，一直以来给予的支持；感谢支持本书出版的GFT团队中的每一个人：编辑兼出版商乔治·F. 汤普森，图书设计师和艺术总监大卫·斯科尔科因，编辑助理卡门·罗斯·申克和斯蒂芬妮·利希尼尔，手稿编辑普尔纳·马卡拉姆和索引制作者艾莉森·德鲁·亨特；感谢J. 尼古拉斯·厄里特里金、多米尼克·帕西珈、保罗·F. 斯塔尔斯及丹尼斯·伍德在手稿加工成书过程中提供的绝妙建议；还要感谢理查德·米斯拉奇慷慨地允许我们从其著名的系列作品《在海滩上》中复制了两张照片，这些照片完美地契合了书中人文主义的主旨：个人与共同体。

衷心感谢大家，感谢你们每一位！

人之为人

我教人文地理学近四十年了。上课的第一天，我会告诉在座的五十名学生：“我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上一堂实践课，我用‘实践’这个词，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将接触新的知识和新的思维方式，对你们多有裨益。”

学生们听完后往往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听说或读过我的作品，早已知道，我并非实践应用型的地理学家，也不是地图或GIS（地理信息科学）方面的专家，不会像教这些地理学知识那样教他们就业技能。总之，科目名称中的术语“人文主义”听起来不那么务实。下面我要解释一下：

假设我们的寿命是《圣经》所说的“古稀之年”，即七十年。七十年大约是六十万小时，扣除三分之一的睡眠

时间，我们只剩四十万小时去做必须做或想做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全职工作五十年，其中约十五万小时将用于谋生，剩余的二十五万小时用于生存并享受生活：饮食、社交、看电影、看电视、打高尔夫球、闲逛以及做白日梦。^① 大学里的实践课对我们的职业生涯多有益处，但对其余的事情并不管用。相比之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职业生涯并不实用，但对我们空闲的某天、某小时或半小时却很有用。为什么？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能使我们有效地思考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的成长，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十分短暂。问题就是：“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解释过于抽象，即使对于天生有好奇心的人来讲也似乎不切实际，并且毫不相干。人文主义地理学使得这些问题更接地气。但什么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呢？其实“人文主义”和“地理学”这两个词本身就是答案。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我专注于个体研究——个人主义其实是人文主义的产物。作为一名

^① A somewhat different and more precise account of “The Hours of Our Lives” is given in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0 annual averages. The hours are based on a life expectancy of 77.8 years, as against my biblical three-score and ten.

地理学家，我专注于社会与地方研究——生活的社会与物质层面。有关生命及其意义，人们仍会提出大量抽象的问题，但会基于日常生活的事实。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两个部分——个人和共同体——彼此有些矛盾。某种程度上，我若注重个体，便会淡化共同体，反之亦然。另一对众所周知的反义词来自人以不同规模形成共同体的事实。规模的一端是地方和社群，另一端是世界和世界主义。前者（地方和社群）产生强烈的共同体自我意识和“我们与他们”的心态，在历史上，这往往会导致冲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促进了共同体内的睦邻友好，整体上弘扬了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每个共同体都可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后者（世界主义者的世界）由自由联系的第一人称单数（“我”或一个人）组成，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维系睦邻承诺和关怀。此外，世界主义在促进个人取得卓越和最高成就的同时，也会不经意间践踏地方文化。再一次，就高估地方和社群而言，我低估了世界主义和世界，反之亦然。

如今，这相对的两方哪一方更受青睐？在社会工作者和活动家看来，共同体和文化多样性明显优于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对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而言，“共同体”一词唤起了一种温暖、积极的感觉。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指出：“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国家、民族、社会等）的术语不同，它似乎从来没有被负

面地使用过。”^① 文化多样性亦是如此。一旦称赞它就立马把它放在天使的一面。相比之下，个人主义（不久前西方文明的骄傲）越来越被消极地看待。当这个词及其同源词（个人、个性）出现时，暗示着自我中心主义——以牺牲社群为代价获得个人成功的行为。世界主义也失去了公众的尊重。它对知识和艺术卓越程度的渴望带有精英主义的味道，结果是无论好坏，都被视为对地方人才和文化的一种扼杀。^②

为了更好地平衡这两方面，我对个人和世界主义社会都持有赞成态度，并以此发问：“规模和复杂性不断变换的社会共同体，于我有何利弊？”我的回答大致如此：在一个小而团结的共同体，我坚信人性的温暖——当我感冒时，能喝上一碗鸡汤。然而，它使我与缤纷多彩的世界分离，没能激发我的全部潜力。身处一个世界主义的社会中，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并利用众多便利条件施展我的才能，但我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要妄想有鸡汤喝。社群有利平等，在财富或社会声望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界主义的社会在本质上等级分明，有许多优秀的金字塔，人们有希望在其中崛起。然而，能否充分发

①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6.

② Yi-Fu Tuan, “Home and World, Cosmopolitanism and Ethnicity,” in Ian Douglas, Richard Huggett, and Mike Robinson,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6), 939–5L and “Community,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92, No 3 (2002), 307–18.

挥潜能取决于我的社会地位和继承的财产。因此，在世界主义的社会中，公正和平等的问题日益突出。

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开始就对人类个体过分关注呢？最终，人都无法逃脱自身的终极命运——化为一抔尘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此，人文主义并无足够的回应；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借鉴了一种更古老的思维方式——宗教。因此，最佳的宗教思想并不是人文主义必须超越的。相反，恰恰是宗教思想支撑又完善了人文主义思想，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想敢于将想象推向幻想的境界。

这些关于人文主义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预先排除了来自宗教和神学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排斥令人遗憾，因为它缩小了探究的范围，违背了过去和现在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人文精神。

从目前所说的来看，我显然有某种倾向。我喜欢基于事实和理性思考问题，但它们确实反映了我的社会及教育背景。人文主义地理学更是如此，它与自然地理学或经济地理学不同，没有普遍共识之上的主题。其他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曾或多或少地研究过我在此书中探讨的主题，研究的深度不尽相同。因此，我需要添加一个副标题，说明这本书的特殊性：“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这个副标题要求我在书的第一部分概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特别是教育经历，因为正是在这个人生的初始阶段我现

在提及的话题第一次出现了。当然，之后我并无多言，因为几十年后我才尝试性地开始阐释生命的意义。我期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使读者们有类似的努力，不一定著书成文，而是在他或她没被世间的烦扰和压力淹没时能驻足回味反思。

目 录

致谢	001
人之为人	001
第一部分 接受教育	001
第一章 重庆	003
第二章 悉尼	010
第三章 牛津	014
第四章 伯克利	017
第五章 人文主义、时间方向与进步	020
第二部分 自我、共同体和世界	023
第六章 孤立的自我及其联系	025
第七章 区隔与自我	046
第八章 作为道德世界的城市	054
第三部分 弱点和罪恶	061
第九章 七宗罪	063

第十章 其他罪恶	068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095
第四部分 人的能力与潜能	099
第十二章 感官能提供什么	101
第十三章 心灵能提供什么	141
第五部分 个体	185
第十四章 个体与群体：特性与统一	187
第十五章 我真实存在吗？我重要吗？	200
第十六章 平等与不平等	204
第十七章 再谈进步	212
第十八章 个体的命运：幻想	218
第六部分 零星的想法	241
第十九章 成为整体	243
译后记	252

第一部分
接受教育

第一章 重 庆

七岁至十岁的三年间（1938—1941），我在备受战争蹂躏的重庆上学，就读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学校是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于1938年创办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附近没有小学，我们这些孩子也因为年龄太小还不能去上著名的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校长也鼓励他们这么做。校长不仅允许他们使用南开的校名，而且还在南开发电厂的旁边提供了一间教室。在这间教室里我学了些什么呢？无疑，学了算术，但我不记得是怎么学的，也许是因为老师用传统方法教的吧。我记得学习了阅读和写作，尤其是阅读。我们这些小孩阅读了中西方的故事。

中国的传统故事鼓励人们虚心好学、孝敬父母和热爱祖国，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记得些许。

其中有囊萤夜读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山村男孩白天在田里务农，只能晚上学习。问题是男孩家太穷，连一支蜡烛都买不起，所以他捉了好多萤火虫，放在纱网里，然后借着萤火虫的光读书。这个故事使我们深受鼓舞，不仅钦佩男孩渴望学习的精神，还折服于他学习方法的独创。不要把贫穷当成不可逾越

的障碍。

第二个故事有关孝道，孝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一位极度贫穷的母亲因营养缺乏而奄奄一息（注意这一反复出现的贫穷主题）。她儿子从胳膊上割下一片肉，为母亲做汤补充营养。一个非华裔的读者可能会被这种暴力震惊，但作为一个深受孝道文化熏陶的中国孩子，我从容地接受这一行为。

我记得的第三个故事有关爱国主义。宋朝将军岳飞（1103—1142）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带兵抵御北方金朝对大宋王朝的入侵。书里有一幅图，描绘了岳飞赤裸上身双膝跪在母亲身旁，母亲在他背上刻下“尽忠报国”几个大字。尽管儿时的中国被日本侵略者包围，要为民族救亡图存而斗争，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读到诸如此类的更多的爱国故事。可能因为我们的父母和老师都知道，民族主义热情有可能失控，会在我们易受影响的年纪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他们限制我们读这类故事。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上了大学。毕业后，他们离开中国去欧洲和美国读研究生。学成回国后，他们既没有教书也没有在政府机构任职，而是成立了一个由世界主义者组成的小群体。在这里，人们见了面便热烈地讨论。在静谧的夏夜，他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其中某个人会望着夜空指出猎户星座，随即引发一场有关天文学的生动交流——不仅涉及科学，还涉及希腊神话。而这又会引发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没

有关于星体的神话？”另一位朋友会提到镇上新放映的一部好莱坞电影，随便提及的一句话就可能引发一场关于元代（1279—1368）戏曲以及元曲是否适合拍成电影的讨论。关于教育政策，一位儒学者和一位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教育哲学的推崇者，两人会讨论死记硬背的优缺点。而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坐在星空下聆听这些有趣的谈话无疑是永生难忘的乐事。

因为父亲和他的朋友在西方接受了硕士阶段的教育，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读了一些西方故事。我们读了苹果落到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头上，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在暴风雨中用风筝来收集电，也读到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s, 1736—1819）的漫不经心。但我认为父母还有一个更明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智变得勇敢，似乎他们无法用恰当的中国故事来启迪我们以达到这个目的。借助苹果砸到牛顿头上的故事，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地心引力和太阳系的原理；富兰克林飞上天的风筝开启了有关电的话题。但长远来看，对我们而言，这些故事的重要之处在于鼓励了我们的创新思维和行为。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在苹果树底下幻想可能比在家做加减法运算更好，在暴风雨中冒着触电危险做科学实验是值得的。

我最喜欢詹姆斯·瓦特小时候的故事，他长大后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经常独自坐着，对着空气思考发呆。他的母亲想让